



上海故事

精华本 ● 中篇专辑

SHANGHAI GUSHI

第三个女人

●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编

disange nüren

……忽然她听到轻轻扭动浴室门把手的声响，门被推开了，接着一个发胖的身影挤了进来，门又悄然无声地关上了。他只穿着拖鞋和浴衣，笑嘻嘻地对小妹呆呆地望着……他顿时呆住了，只见小妹的脸上有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态。而且手里拿着老莫原来的那支手枪，正对着他……



disange
nüren
Shanghai
gushi
zazhishe·bian

第三个女人

《上海故事》精华本

(中篇专辑)

上海故事杂志社编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 陈家骅
 成亦山
封面设计： 王申生

第三个女人《上海故事》精华本(中篇专辑)

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编

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

(上海定西路 710 弄 37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主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960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35,000

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7-80510-124-8/I.38. 定价： 2.10 元

目 录

- 薛家将后裔之谜..... 周濯街 (1)
- 遇险跑马川..... 方 立 (20)
- “三〇一”的深夜..... 吴 伦 (36)
- 海巴狗传奇..... 谢荣贵 (57)
- 第三个女人..... 亦 冰 瞿新华 (75)
- 金库钓宝..... 奚志德 陈祝义 (102)
- 恩恩怨怨..... 肖士太 黄敬辉 (119)
- 相逢在星岛..... 贾和荣 晓 晨 (137)
- 新厂长在就任前死去..... 旷小林 (152)
- “三剑客”和“大眼睛”..... 经元度 (172)
- 爱情的阴谋..... 陆扬烈 (189)
- 婚 变..... 罗 洪 (217)

薛家将后裔之谜

周濯街

一封怪信

八十年代的某天上午，京都市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生李小明，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封尚未开封的信。一看信封上的姓名、地址，李小明愕然了。信封上歪歪斜斜地这样写着：

京都市特务会野人研究处

沈礼金明负责领导 收

——一老头子“野人”寄

小明审视了一下邮戳，更加令他吃惊。原来这封信的收寄日期是“文革”初期，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李小明想：父亲为什么将这封信收藏了这样长的时间，也不拆开看一看。他十分纳闷，就和爱人一同分析研究，作了这样的判断：1、信是寄到京都市某科研单位的；2、这个单位是专门研究特务组织，或者研究“野人”的；3、写信者文化程度不高，信封上的“会”和“服”

很可能是“或”和“负”的别字。“沈礼金明负责领导收”，亦可能是“沈礼同志、金明同志或者负责同志、领导同志收”；4、1966年正是“四清”后期和“文革”初期，谁敢和“特务”、“野人”沾边呢？因此这封信无人肯收，父亲当然更不敢贸然拆阅了；5、这封信也可能与传说中的“野人”有关。

根据以上判断，李小明就将信交给自己的工作单位。研究所冯所长看完信后，也惊呆了。原来，那信是这样写的：

沈礼，金明负责同志：

我是一个挖药的老头子，外号叫“野人”。1964年，一个快要死的人送我一本本子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京都市沈礼需要……金明写的这本……”话没说完他便死了。

信上还说，那本子上画有不少长毛野人和山洞，还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。这位老人认识前面有“特务”、“野人”等简单的几个字，后面许多字就像道士画的符咒了。信中还提到，红卫兵破“四旧”到处搜查黄色书刊，这本子是黄颜色的，不便放在他这里，要求沈礼、金明去把本子领走，等等。

冯所长认为，这封信很有价值，信上提到的那死者所发现的无论是“野人”还是“特务”，只要是真实的，将有可能揭开一个谜。为了搞清来信者是否真有其人，冯所长立刻让办公室给附近山区的公安部门发了一份急函，查访此人。二十天后，某林区回信说：1964年，

在林区有一个绰号叫“野人”的药农，他独自住在深山老林里，经常到妖魔镇、野人岭等处出售贵重药材。他是林区唯一的单干户，别人也不知道他的底细，谁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，住在何处。这个人已经去世了。但信上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情况：1963年下半年，某省公安机关曾派了两个同志，在妖魔镇一带调查过一起特务案件，其中有一位处长叫金明……

据此，冯所长认为：“沈礼金明”有可能是“省里金明”之误，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，就等于找到了所谓“特务”或“野人”的直接目击者。冯所长用长途电话与江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后，对方回答说：“金明确为我处刑侦干部，参与过侦破‘特务’‘野人’案，但以后失踪了，可能已不在人世。关于此案的原始记录，尚保存在江城档案里。”

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，冯所长当即决定，由他亲自带领李小明去江城查阅原始记录。

误入迷宫

冯所长一行三人，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，才看完全部原始记录和有关材料，其中包括许多速写式的“插图”。事后，李小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这件事简直可以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。”冯所长说：“待现场调查后，如果你能活着走出林区，你就去写吧。”

材料上是这样记着的：1963年的一天，江城公安

机关突然收到一封匿名揭发信：

江城公安局：

鄙人发现一个可疑的人。他衣着古怪，既不像汉人，也不像当地少数民族。此人从不说话，光打手势。同时还背着一条用降落伞布缝成的袋子，偶尔可以在本地原始森林的妖魔镇附近碰到他。

一社员

52·4·8

收到这封怪信后，公安局很感兴趣，马上召开了会议研究。大家对匿名信的时间争论颇为激烈。因为收信和发信时间都在1963年，而写信人署的时间却是“52·4·8”。如这封信确是1952年4月8日写的，那么，事件已过去十一年之久，此信就毫无价值了。如果是1963年写的话，则必须迅速组织力量去调查侦破。会上老马等年龄较大的同志认为匿名信是1963年写的；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1952年写而于1963年发的。后一些人的理由是：写信人没有必要在时间上作假。“52·4·8”与信件正文用笔、字体、墨水的颜色等等都是一致的。信纸是一块楠竹内衣粘在旧报纸上。报纸上有“仁丹”广告，说明是日伪时期出版的报纸，最迟也是1945年，而这样的报纸是很难保存到1963年的。就从信上提供的三点可疑处看，并不像六十年代的特务，倒像是解放初期隐匿下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。因为空投特务决不会愚蠢到把降落伞背

在背上的地步。

老马也提出了三条理由：1、报纸虽然很旧，竹内衣却比较“新鲜”，如果是十一年前的，就会变焦、变脆，不可能仍然与旧报纸紧紧相连。2、信封是用包装纸粘成的，只要鉴定一下包装纸的出厂日期，就可以确定写信的大致时间。3、从字迹的清晰度来看，也决不是十一年前写的。

争论到晚上，技术科对信的鉴定提出了根据：写信的时间在一年之内，写信人的年龄在40岁以上。在信封的背面查到了“某某橡胶厂出品”的字样。经该橡胶厂技术科辨认，信封是用该厂1958年出厂的一批“马口胶鞋”的包装纸粘成的。

最后，刑侦科长金明说：“我今天一直没有发言，因为我也吃不准。当听到写信人的年龄之后，认为“52·4·8”很可能指的是民国52年4月初八。如果判断不错的话，写信时间正好是1963年6月某日，同时也符合闭塞山村还未改旧民国的纪年习惯。”经金明这么一点，大家认为很有道理。局长决定以金明为首，组织一个五人侦破小组，尽快侦破这起悬案。

金明决定将寻找写信人作为这起案子的突破口。可是信封上没有发信人的地址，邮戳上除了发信时间外，又什么也看不清楚，这给查访带来不少困难。

万事起头难，专案组先走访了江城市邮局及有关分局。因为那是一封奇特的信，很快查明信是从某林区妖魔镇发来的。据当地邮电所同志回忆，此信当时

因为未贴邮票，营业员还将那封信在门口挂了几夭，一直无人认领，该所张所长考虑到信是给公安机关的，便同意免费寄出了。

几番周折，终于在第四区三队找到了那位写信人，在他家里隔壁墙板上又找到了那张旧报纸和另外的半张仁丹广告，原来写信人名叫张六毛，43岁，曾在国民党空军地勤部队当过兵。金明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，经过耐心细致的启发、动员，张六毛才讲出了事情的经过。

神秘的长腿人

一年前的一天上午。张六毛在森林里采蘑菇。回家途中，远远望见一个“长腿人”，背着一条布袋向蛇虎岭方向走去。蛇虎岭是无人敢闯的禁地，张六毛起先以为外乡人迷了路，便走上前去，准备问问“长腿人”要到哪里去。他刚刚进入森林，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因为“长腿人”在寸步难行的大森林里，行走如飞。一眼便能断定“长腿人”是并非迷路的外乡人，而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。那么为何不顾生死乱闯禁区呢？张六毛不解地望着“长腿人”的背影。突然，他又发现“长腿人”背的并非普通的布袋，而是飞行员的降落伞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不要向政府报告？张六毛带着满腹疑窦来到镇上，发现妖魔镇与往日不同，商店门口和机关周围贴满了“活捉蒋帮特务”、“提高警惕，严防敌特破坏”

等标语。张六毛不由得毛发竖立。他这才开始怀疑“长腿人”是特务了。因为自己也属于“只准规规矩矩，不许乱说乱动”的分子，所以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不敢去报告。为了搞清“长腿人”的真相，张六毛就每天都要去树林附近转几趟。50多天过去了仍不见“长腿人”的踪迹，他几乎没有信心守株待兔了。

谁知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一天中午，张六毛正准备回家吃饭，突然发现“长腿人”背着一袋东西向林中奔去。只见他赤着脚，走起路来呼呼生风，脚板落地“塔塔”有声。张六毛紧跟上去。可惜没走多远便失去目标——张六毛只好从原路返回。当天晚上，张六毛便写了那封信。他写信的主要原因并非“长腿人”的奇怪举动，而是那个降落伞布袋。这个张六毛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地勤部队呆过，因此一眼便认出口袋是用降落伞缝成的。他认为“长腿人”可能是特务集团联络员之类的人物。

案情有了点眉目，金明和小王都十分高兴。张六毛把前因后果讲完，金明马上站起来握着张六毛的手说：“很好，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”张六毛第一次听到公安人员这样夸他，并同他握手，真是受宠若惊。主动提出愿意担任义务侦察员和林区向导。金明立即表示欢迎。

三天后的一个下午，金明等人和妖魔镇（已改名卫星镇）派出所周所长正在分析案情。突然，不知是谁“砰”的一声，将门碰开，人还没进门，就喊：“买盐……

买盐……”周所长心想，买盐怎么买到派出所来了？金明觉得那声音有些耳熟，便说：“是老张吗？有话请进来讲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张六毛就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：“刚才，我正准备上街卖鸡蛋，碰到一个人，觉得很面熟，我想看清楚他，就走到盐店柜台前装做买盐，谁知那人也到盐柜面前摸出了五元钱给营业员，喘声喘气地说了一声‘三十斤’，就从怀里摸出一个布袋递了过去。我一眼便认出是‘长腿人’，用的还是那个降落伞布的袋子。于是我便立即向派出所跑来。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只好喊‘买盐……买盐’。”

金明等三人听完汇报，马上和张六毛一起去追赶“长腿人”。他们没有到盐店去，而是直接向森林边跑。十分钟后，“长腿人”果然背着半袋盐，急冲冲地奔来。金科长以老公安的眼光打量着“长腿人”，此人身高一米七五以上，年龄大约40岁左右，身材偏瘦，双脚特别长，行走快而有力。他的衣着很是刺眼，很像是一种手工纺织的麻制品。那宽衣大袖的裁剪式样，倒有点像戏台上的行头。

金明一行四人，尽管一路小跑，仍然跟不上“长腿人”。金明边跑边对周所长他们说：“你俩赶快回去弄一些干粮和两支手电，准备走夜路。我和老张先在前面跟踪着，沿路我折些树枝作为标记。”说完，金明和张六毛便开始跑步追踪。眼看与“长腿人”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谁知那路却越来越难走，距离又慢慢拉开了。两个小时以后，天色渐渐昏暗下来。张六毛爬上

附近的一棵大树，向前望望，便面带难色地说：“金科长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金明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张六毛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那。”吞吞吐吐地，似乎不便说破。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周所长的呼喊声，十几分钟后，周所长他们也赶到了。周所长说：“金明同志，赶快往回走，晚了会出事的。”

原来他们已经进入了森林禁区——再往前，有一座大山便是令人生畏的蛇虎岭。相传，蛇虎岭一带是大蟒和虎豹出没的地方。任何有本事的猎人，闯进蛇虎岭也就会连尸体都无法找到。

是前进，还是后退？金明也拿不定主意了。此时，老天爷也好像是专门与他们作对似的，转眼之间就刮起风来，落叶便淹没了本来就难以辨认的“脚印”。金明只好同意收兵回营了。

十多年来，金明办过许多疑难案件，像这么棘手的案子还是头一次碰到。难道这也算初探“虎穴”吗？想着想着，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

深入虎穴

金明他们在镇上又发现了不少线索，听到药材收购站的同志反映，“长腿人”早在几年前便出现过，还卖过不少贵重药材。关于“长腿人”在妖魔镇一带出没，大家并无异议，但对那条降落伞做的布袋子问题上，看法却不一致。有人说“长腿人”背的是用一条兽皮缝成

的袋子；张六毛则肯定是降落伞做的。

金明根据“长腿人”每次买盐的数量和间隔的时间，他认为在蛇虎岭一带肯定住着一群人，其数量决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人。这部分人除了食盐之外，似乎什么都不缺；这些人是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来的？还是后来空投的？但无论是什么人，都应该设法查清他们的来龙去脉。

在林区公安局的协助下，金明带着小王，周所长、张六毛和卫生员小贾，第二次进了林区。为了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，他们还带上了军用帐篷、干粮和必要的武器。进入林区后，他们采用了一条白天分散隐蔽，夜晚集中宿营的办法。五天五夜下来，仍然不见动静，有些人沉不住气了。

就在第六天上午，张六毛突然惊喜地喊了一声：“来了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地闪到树木后面。远处传来了一阵“塔塔”的脚步声，果然，“长腿人”出现了。直到“长腿人”的身影完全消失，他们才沿着“长腿人”的足迹追去。几天来的苦练，他们走起山径小道来比上次快多了。整整追了两天，发现“长腿人”的足迹仍在向前发展。直到第三天下午，“长腿人”的脚步才缓慢下来，不知是他快到家门口了，还是发现了后面的跟踪者，“长腿人”并不像先前那样急冲冲了，而是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。为了不惊动他，只好远远地盯着他。大家正在准备搭帐篷宿营，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惨叫。金明迅速掏出手枪，低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！”周所长

回答说：“可能是小王碰到了什么危险。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冲过去一看，果然是小王在叫。只见他左脚跪在地上，右脚成九十度蹲在那里，双手捂住大腿的两支竹箭，痛得“哎哟，哎哟”地叫个不停。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小王抬回帐篷，拨出竹箭一看，方知箭头射进去有一寸多深。竹制的箭头，像是用桐油熬煮过，特别坚硬，并且还带有倒钩。卫生员替他取出竹箭，消了毒，上了止血药。

原来，小王去检柴火时，发现一只小兔，便好奇地去抓，谁知刚抓起来，就有十几支竹箭同时向他射来。幸亏射得不高，不然的话，射着腹部、胸部就危险了。张六毛说：“老金同志，按小王同志说的来分析，倒很像是猎人为打虎豹而安装的暗器。不过，解放以后，本地人早已不使用竹箭之类的原始武器了。”周所长说：“这一带根本没有居民，林区的猎人也不可能到这样远的地方来狩猎。但小王又确实中了猎人用的暗器，这又是哪里来的？难道这里另有一支人马？这支人马又是些什么人？”金明决定立即迁移宿营地点，同时规定大家不要生火做饭和点火照明，还派人在帐篷外轮流放哨。密切注视附近的动静。

次日，天刚蒙蒙亮，突然有两个人来到这里，他们赤身露体，头发足有三尺多长，前面遮住了膝盖，后面挡住了屁股。皮肤呈咖啡色，脚手都特别大，面部还被那门帘般的头发挡得看不清眉目。原来是道道地地的两个“野人”，是来找狩猎器具的。由于没找到猎获物，

于是迅速将暗器重新安装好，又到别处去了。半小时后，果然见他俩背着三只獐子和九只野兔，又按来时的路线返回去了。大家非常兴奋，森林里果然发现了奇迹。金明还迅速地画下了这两个“野人”的背影，同时令大家悄悄跟踪过去。

当天傍晚，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怪事。只见两个“野人”来到一个绝壁面前，吹了一声唢哨，绝壁上立刻露出了一个洞，接着从洞内伸出一根儿丈长的粗毛竹，接通了洞门外的天堑，这两个“野人”便从独木小桥上过去了。刚进洞口，那粗毛竹又自动缩了回去，洞门也自动消失。大家完全被这神奇的情景惊呆了。大家注视了约摸两分钟，才开始慢慢向前移动。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两丈宽的无底深沟。七尺高的洞口，两扇石门紧闭着，如不细致观察，确是很难发现的。这一新发现，使金明既高兴又失望。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目标——两个月来的工夫没有白白浪费；失望的是这次侦破工作，看来变成“野人”考察了。不管是高兴也好，失望也罢，既然来了就得搞个水落石出，有个交代。眼前的当务之急要闯进这个山洞去。

别有洞天

为了探明究竟，他们砍了三棵大楠竹，准备搭桥进洞。金明、周所长和张六毛各扛一株竹子来到洞口。可是，一连试了几次，均因沟太宽，竹子送不到对岸，正

当为这事着急万分，爱动脑筋的张六毛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他指着沟边的一棵大树说：“我们何不利用它来做吊桥呢？”大家觉得言之有理，马上就动手割来许多葛藤，将三棵楠竹捆在一起，再将搭帐篷、捆被子用的绳子都集中起来放“吊桥”。张六毛自告奋勇上树去“掌舵”，好不容易把“吊桥”竖起来了，只等张六毛爬树。谁知张六毛一连爬了三次都因树杆太粗，没爬到顶而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吊桥马上失去平衡，直向周所长倒去。金明和小王哪里挡得住几百斤重的吊桥倒下来？周所长说声：“不好”，一个急闪，想避开那致命的一击，可是一兜荆棘挂住了他的裤腿，他摔了个跟斗，那吊桥竟也象长了眼睛一样，向他胸前扑去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那吊桥又在半空中定住了。原来是一个树丫子把吊桥挡住了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周所长鱼跃而起，定了定神，风趣地说：“这真是天不灭周也！”

洞门一连两天打不开。金明一行五人小心谨慎地在大树后面察看着。第三天一清早，洞口忽然开了一条门缝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飞出一支竹箭，不偏不斜，正好射在那棵大树中央。待石门合拢后，金明忙拔下来一看，与射中小王的那一支几乎一模一样，不同的是这支箭上吊着大约一尺长、一寸宽的一块竹片。竹片上写了四行字：“公子病危，久治不愈，若能救命，进洞一叙。”他们得到这一个信息，心里乐坏了，互相拥抱起来，蹦蹦不停。金明与大家商量后，决定先回它一封信：“我们可以进洞一试，但必须同意三个条件：1、我们五个